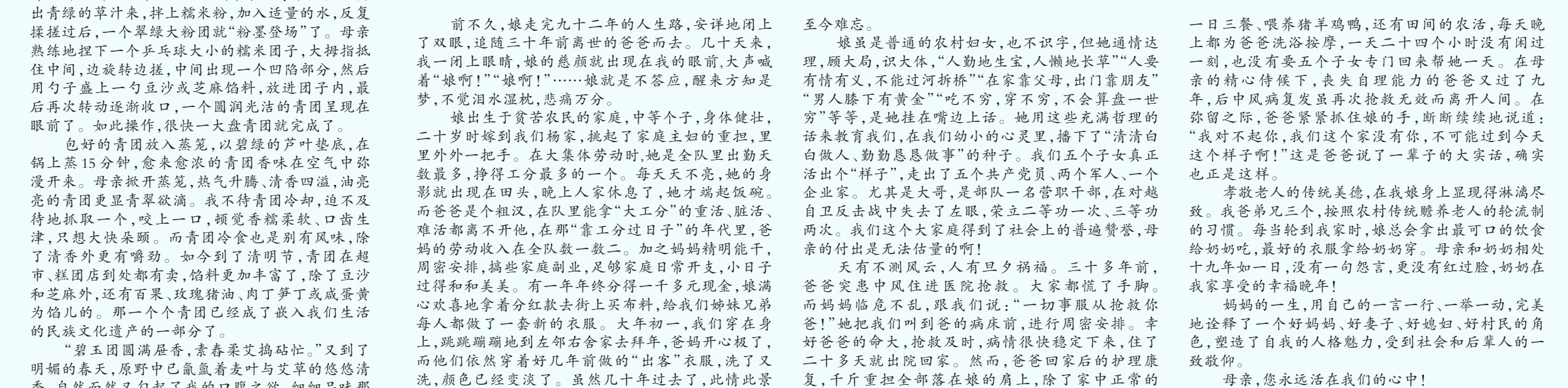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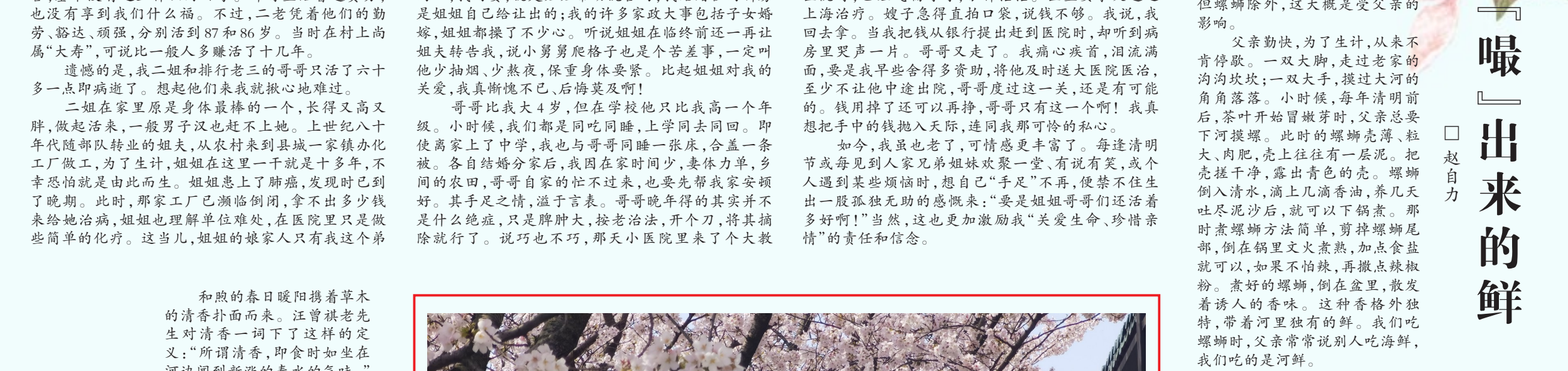




青团香如故

□ 徐 新

和煦的春日暖阳携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汪曾祺老先生对清香一词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而色泽鲜绿、香糯柔软的青团是一种聚集着春天气息的美食，颇具这种清香的特质，深得人们的青睐。

青团最早是用来祭祖和在寒食节里食用的。相传春秋时，忠臣介子推“割股奉君，逃禄不仕，携母隐山，焚林俱死”。晋文公为纪念他，下令在介子推忌日(冬至后105天)全国禁火、只吃冷食，形成寒食节俗。

青团在唐代正式形成了寒食吃青团的风俗。白居易有诗云：“寒食青团店，春低杨柳枝。酒香留客在，莺语和人诗。”可见，那时已有专制售青团的店铺，青团与柳枝已同为寒食节的时令之物。因为清明节和寒食节相隔太近而又太相似，随着时光的流逝，两节合一后留下了今天的清明节，而青团在清明时节肯定会闪亮登场。

青团是由艾蒿和糯米粉揉搓并蒸熟而成的美食，据宋代《琐录录》记载：“蜀人遇寒食日，采阳桐叶，细冬青染饭，色青而有光。”明代《七修类稿》也说：“古人寒食采杨桐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清明团子，乃此义也。”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曰：“捣青草为汁，和粉作团，色如碧玉。”袁枚惟妙惟肖的描述让我深藏于味蕾深处的眷恋瞬间被激活。

记得童年时，每逢清明时节，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青团。野生的嫩嫩艾草(或绿油油的麦叶、菠菜等)成了最好的染色原料。为了能吃上美食，我跟着母亲一起去采摘艾叶。母亲将艾叶洗净并用开水焯过后，细细地切碎，再用纱布慢慢地滤出青绿的草汁来，拌上糯米粉，加入适量的水，反复揉搓过后，一个翠绿大粉团就“粉墨登场”了。母亲熟练地捏下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糯米团子，大拇指抵住中间，边旋转边搓，中间出现一个凹陷部分，然后用勺子盛上一勺豆沙或芝麻馅料，放进团子内，最后再次转动逐渐收口，一个圆润光洁的青团呈现在眼前了。如此操作，很快一大盘青团就完成了。

包好的青团放入蒸笼，以碧绿的芦叶垫底，在锅里蒸15分钟，愈来愈浓的青团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母亲掀开蒸笼，热气升腾、清香四溢，油亮的青团更显青翠欲滴。我不待青团冷却，迫不及待地抓取一个，咬上一口，顿觉香糯柔软、口齿生津，只想大快朵颐。而青团冷食也是别有风味，除了清香外更有嚼劲。如今到了清明节，青团在超市、糕团店到处都有卖，馅料更加丰富了，除了豆沙和芝麻外，还有百果、玫瑰猪油、肉丁笋丁或咸蛋黄为馅儿的。那一个个青团已经成为了嵌入我们生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

“碧玉团圆满，素春柔艾捣捣忙。”又到了明媚的春天，原野中已氤氲着麦叶与艾草的悠悠清香，自然而然又勾起了我的口腹之欲，细细品味那青团滋味，再次感受到美丽的乡愁和纯真快乐的童年，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清明忆手足

□ 王洪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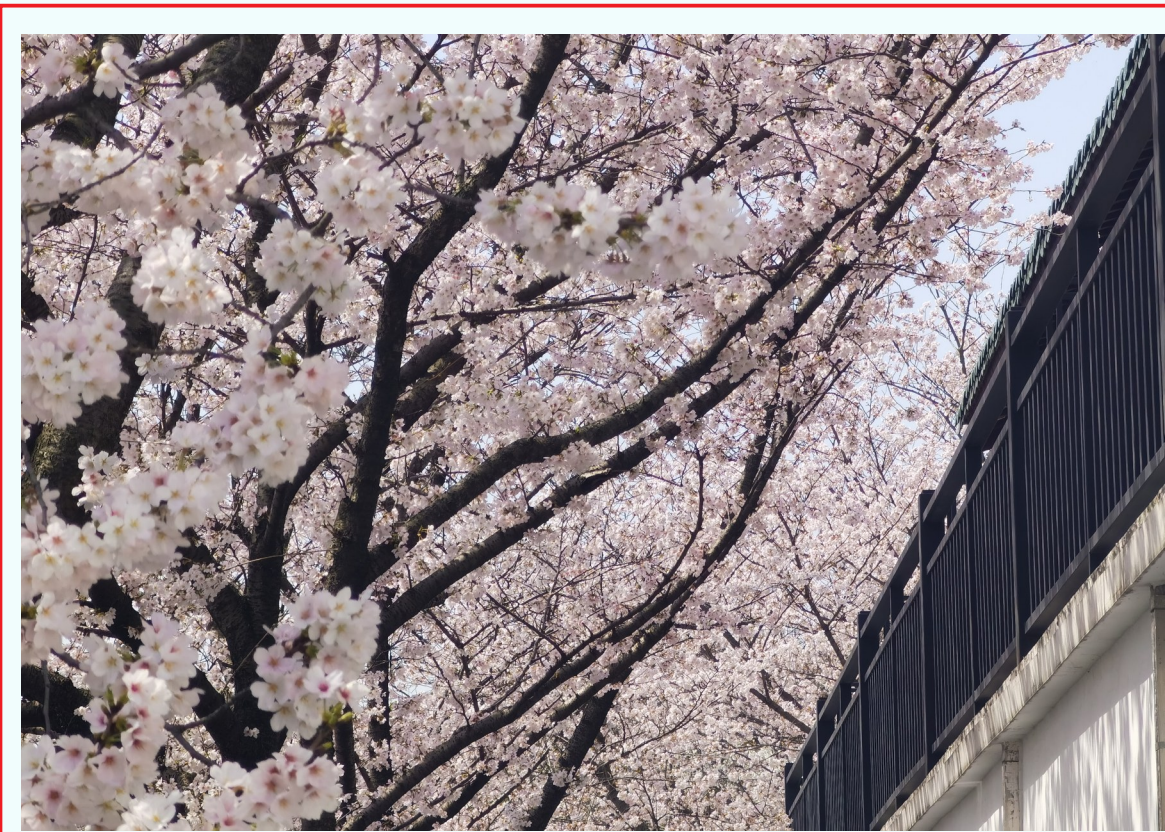
弟近在本城，我完全应该多陪陪她，与她说说话。但我却倚着工作忙，只是礼节性地去探望了几次。

姐姐“走”时，我正在外地旅游。姐姐是最疼爱我的人，我的妻，就是姐姐帮助说合的；我结婚住的新房是姐姐自己给让出的；我的许多家政大事包括子女婚嫁，姐姐都操了不少心。听说姐姐在临终前还一再让姐夫转告我，说小舅舅爬格子也是个苦差事，一定叫他少抽烟、少熬夜，保重身体要紧。比起姐姐对我的关爱，我真惭愧不已，后悔莫及啊！

哥哥比我大4岁，但在学校他只比我高一个年级。小时候，我们都是同吃同睡，上学同去同回。即使离家上了中学，我也与哥哥同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各自结婚分家后，我因在家时间少，妻体力单，乡间的农田，哥哥自家的忙不过来，也要先帮我家安顿好。其手足之情，溢于言表。哥哥晚年得的其实并不是什么绝症，只是脾肿大，按老治法，开个刀，将其摘除就行了。说巧也不巧，那天小医院里来了个大教

授，说是采用“介入”新疗法，比开刀既少痛苦又省钱。家人欣喜地在纸上签了字。手术做得确实也很成功。哪知，两个月后，哥哥病情复发，当再次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气喘吁吁，眼神茫茫。医生要求火速送上海治疗。嫂子急得直拍口袋，说钱不够。我说，我回去拿。当我把钱从银行提出赶到医院时，却听到病房里哭声一片。哥哥又走了。我痛心疾首，泪流满面，要是我早些舍得多资助，将他及时送大医院医治，至少不让他中途出院，哥哥度过这一关，还是有可能的。钱用掉了还可以再挣，哥哥只有这一个啊！我真想把手中的钱抛入天际，连同我那可怜的私心。

如今，我虽也老了，可情感更丰富了。每逢清明节或每见到人家兄弟姐妹欢聚一堂、有说有笑，或个人遇到某些烦恼时，想自己“手足”不再，便禁不住生出一股孤独无助的感慨来：“要是姐姐哥哥们还活着多好啊！”当然，这也更加激励我“关爱生命、珍惜亲情”的责任和信念。



落英缤纷

张季沛 摄

追忆慈颜泪湿枕

□ 杨桂青

至今难忘。

娘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也不识字，但她通情达理，顾大局，识大体，“人勤地生宝，人懒地长草”“人要有情有义，不能过河拆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男人膝下有黄金”“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盘一世穷”等等，是她挂在嘴边上话。她用这些充满哲理的话来教育我们，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种子。我们五个子女真正活出个“样子”，走出了五个共产党员、两个军人、一个企业家。尤其是大哥，是部队一名营职干部，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失去了左眼，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我们这个大家庭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赞誉，母亲的付出是无法估量的啊！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三十多年前，爸爸突患中风住进医院抢救。大家都慌了手脚。而妈妈临危不乱，跟我们说：“一切事服从抢救你爸！”她把我们叫到爸的病床前，进行周密安排。幸好爸爸的命大，抢救及时，病情很快稳定下来，住了二十多天就出院回家。然而，爸爸回家后的护理康复，千斤重担全部落在娘的肩上，除了家中正常的

棋友和文友

□ 刘克强

手。后来有一段时间，去上海女儿家，也把书带着，一篇一篇看，越看越好看，以至我差不多每一篇都写了感言，足足一万字，记满了一本笔记本。从上海回来，再次与老王下棋时，便把我的感言集小本子送到老王手里，请他转送给他二女婿。

从事文秘工作有三四十年了，我写得不算少，但是却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小胥的这本书触发了我重操爿笔的欲望。2019年秋天，写了一篇《难忘那场抗美援朝报告会》的散文，转发给小胥，请他指导。他觉得不错，随即代我转发到《盐都日报》。《盐都日报》很快就采用了，而且给我评上了盐都区老干部国庆70周年征文比赛三等奖。这以后，我一发不可收，《那三分自留地》《孩子们的高考》《放牛娃的初心》，一篇篇发，一篇篇被采用。小胥建议我出一本小集子。我觉得我的文章很单薄，没什么把握，但还是鼓起了勇气，出了本自己的小书《那年那月那事》。

小胥为我这本书作了序。他说：“认识刘克强先

老实说，我一向对软体动物心存芥蒂，看到了总是敬而远之，但螺蛳除外，这大概是受父亲的影响。

父亲勤快，为了生计，从来不肯停歇。一双大脚，走过老家的沟沟坎坎；一双大手，摸过大河的角角落落。小时候，每年清明前后，茶叶开始冒嫩芽时，父亲总要到河摸螺。此时的螺蛳壳薄、粒大、肉肥，壳上往往有一层泥。把壳搓干净，露出青色的壳。螺蛳倒入清水，滴上几滴香油，养几天吐尽泥沙后，就可以下锅煮。那时煮螺蛳方法简单，剪掉螺蛳尾部，倒在锅里文火煮熟，加点食盐就可以，如果不怕辣，再撒点辣椒粉。煮好的螺蛳，倒在盆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这种香格外独特，带着河里独有的鲜。我们吃螺蛳时，父亲常常说别人吃海鲜，我们吃的是河鲜。

螺蛳端上桌了，那吃螺蛳的架势是比较大的。父亲吃螺，就像吃花生米一样熟练，筷子夹起一只，嘴巴对着螺口一“嘬”，连肉带汁全被“嘬”到嘴里，丢掉螺壳，接着夹下一颗。父亲“嘬”螺蛳的声音，那是又脆又响，仿佛吃的是山珍海味一般，可谓吃相有点“凶恶”。对于我们来说，“嘬”螺蛳是个技术活儿，就像嗑瓜子一样。不会“嘬”螺蛳的我们，有自己的土办法，直接用手拿螺蛳，两手指一握，稳稳地对着嘴巴就是一阵猛“嘬”。筷子的一头扎螺蛳壳里，把里面的螺蛳肉狠狠地挤压进去，再猛“嘬”一下，里面的肉忽就一股脑儿进入嘴里，一股鲜香从舌尖上滑过，忍不住伸手去抓下一颗。此时的螺积攒了一腔丰腴肉质，口感正值巅峰，正可谓又嫩又鲜。清明“嘬”螺时，常有这样的景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个个“嘬”螺，把春天“嘬”得生动无比。

父亲“嘬”螺蛳喜欢喝点小酒，他说清明螺是最好的下酒菜，“嘬”一颗螺蛳，喝一口酒，一“嘬”一喝之间，一天的劳累就消释了。我们长大了些后，“嘬”螺蛳技术日臻成熟，也可以像父亲一样筷子夹着“嘬”螺，当时感觉非常有成就感。有了孩子后，我们常回老家打打牙祭，担心他不会“嘬”螺，就用牙签把肉挑出来喂给他吃。可是孩子不情愿，说味道没有“嘬”的好。想想，也是如此，挑出来的螺蛳肉，和自己“嘬”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就由他去尽情地“嘬”了。

“清明螺，胜肥鹅”，每年的清明，我们都要回老家，陪父母一起下河摸螺，“嘬”出春天的鲜，也“嘬”出乡村慢生活。

一日三餐、喂养猪羊鸡鸭，还有田间的农活，每天晚上都为爸爸洗浴按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没有闲过一刻，也没有要五个子女专门回来帮她一天。在母亲的精心侍候下，丧失自理能力的爸爸又过了九年，后中风病复发虽再次抢救无效而离开人间。在弥留之际，爸爸紧紧抓住娘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对不起你，我们这个家没有你，不可能过到今天这个样子啊！”这是爸爸说了一辈子的大实话，确实也正是这样。

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在我娘身上显现得淋漓尽致。我爸弟兄三个，按照农村传统赡养老人的轮流制的习惯。每当轮到我家时，娘总会拿出最可口的饮食给奶奶吃，最好的衣服拿给奶奶穿。母亲和奶奶相处十九年如一日，没有一句怨言，更没有红过脸，奶奶在我家享受的幸福晚年！

妈妈的一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媳妇、好村民的角色，塑造了自我的人格魅力，受到社会和后辈人的一致敬仰。

母亲，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生缘于我的岳父。刘先生与我岳父是棋友，他们之间棋艺水平的高低，我不甚了解，只知道两老头坐在庭院，一下午楚河汉界，不知疲倦，无聊时光因象棋平添了他们晚年快乐时光，他们其中的某一人，或岳父，或刘先生，因下错一步棋，时而惋惜长叹，因将了一次军，拍腿称快……我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认识刘先生的，或许那一日，我因他们下棋的沉思或开怀大笑吸引我步入庭院，偶尔观棋不语，又或许岳父那一场棋稳操胜券，他向我介绍起对面的棋友，这位刘爷爷，是我们民政局的笔杆子刘克强秘书！……”

下棋，我同他岳父可算是旗鼓相当，难分伯仲。而写作，我在青年作家胥如山先生面前，只能甘拜下风。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与他成为文友。不久前，小胥又在鼓励我，把我最近写的一些文章汇集起来，再出一本续集。这一次，我愉快地采纳了他的建议。我的续集《此情此意此境》即将付印。

感谢我的棋友老王，感谢我的文友小胥。